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三

咸豐十年庚申五月辛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於煙臺地方占房蓋屋。疊經諭令文煜嚴禁。奸民接濟。並交易貨物。及沿海民人。不可任聽該夷雇募服役。尚未據該撫將辦理情形覆奏。近日朕聞夷人於到煙臺後。將商船之大者。悉行奪去。居民商賈。遷徙一空。隨至福山縣城內。以修夷館通商為辭。向該知縣索取夫馬。搬運瓦石。知縣等官。業已避去。復於廟島長山島。修築礮臺數座。府城官屬。聞風遠避。該夷即至城內。居府署者數日。復回島中。並開海口地方。銀價驟落。及夷人所帶廣勇。時出滋擾。土匪亦乘機擄搶。總

兵曾違年。署知縣陳壽元。並未認真彈壓。民心不服各等情。夷人盤踞煙臺。逗留不去。全在地方官設法防範。杜其窺伺。乃該守令等。於夷人任意往來。不能攔阻。復安望其約束民人。斷絕接濟耶。府縣官屬紛紛避出。尤堪詫異。是否果有此事。該撫身膺疆寄。何竟毫無聞見。著即將以上各情。據實覆奏。嗣後務須派委妥員。查探確情。隨時具奏。勿任隱蔽。至夷人之建造房屋。修築礮臺。無非挾制通商。且恐有截劫漕船。勒收商稅諸詭計。而海口各處銀價日賤。非內地奸商私買洋銀。何以至此。尤當嚴行禁絕。現在和約未定。斷難任令於各海口盤踞。得以遂其要挾之計。著文煜。仍遵前旨。嚴飭地方官。認真查禁居民。接濟

食物交易錢貨。並受夷人雇募。聽其役使。償因目前小利。必至
受害無窮。廣東之事。即是前車之鑒。須切實開導內地民人。庶
該夷無可希冀。自當廢然思返。至地方文武不遵諭旨。著即嚴
參示懲。以儆疲玩。並嚴催知府董步雲等。迅即設法開導。勿令
遲延。至該撫前奏。調派馬隊等兵。籌辦防堵。應如何不動聲色。
嚴密設防。即著妥為籌畫。毋稍疏忽。自干重咎。

壬子。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前自夷人攔截漕船。以至載
來馬匹。業將該夷情形。五次奏報在案。旋又據報。該夷載
來牛三四十隻。上岸牧放。又由山上搬取亂石。於海岸砌
作馬頭。又挖地作窰四座。上蓋鐵面。長寬均約丈餘。又駛

來大船二隻。各船均放礮迎接。載來夷兵五百名。又載來食物箱盒。蓋房木料木架。不計其數。又准登州鎮洛。據甯福營屬之威海。沈把總具報。五月初六日申刻。該處到來輪船一隻。有夷人十餘名。帶同通事周姓。至署聲稱。伊係暎咭利國。有兵船四五十隻。約兵萬餘。五七日內即到威海。在城外支搭帳房。安營居住候信。因恐百姓驚慌。故特令伊先來告知等語。該外委覆以地瘠民貧。不堪居住。該夷云。營盤一定要安。不過前來告知。明日即須前赴關東。言畢即上船去訖。又迭據委員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稟報。該員先於登萊一帶途次。探得該夷所稱孟總統者。現

今實在張姓名張二林即張殿華屋內居住外似占踞而
張二林係奇山所人向來煙臺開設德盛號棧行去年忽
於煙臺山下西面新蓋房屋一所計六十餘間土人咸知
其家道不豐何以有錢蓋房且山下亦非設立行棧之所
人皆詫異乃工作方完而該夷適至爰居爰處儼然賓至
如歸又該夷初到時各鋪戶問其來意該夷聲稱爾等不
必驚慌我等不過暫住數日注意祇在天津蕞爾煙臺即
大皇帝准我通商我亦不要而夷情反覆詭詐厥後鑿井添井蓋
房數十間煙臺山以東俱造馬頭又似必非暫住之計且
屢囑各鋪戶撤回照常開張而被擄同來之閩廣人又私

向各鋪云爾等弗信以為實。我等從前皆為所愚。搬回必致搶擄。惟細察閩廣人言語形貌。定非善類。該府於初八日行抵福山。又探得煙臺街上。帳房徧滿。往來皆係夷人。約計八九千名。先因有酒醉滋事者。各鋪約得十餘家。上山見伊頭目控告。內有白夷一人。能說官話。通事二人。一河南陶姓。一浙江楊姓。均稱不要害怕。大將軍在後。尚有馬八百對。二將軍亞蒙先來。祇為去歲天津之事。今歲特然來此。喚咭喇赴牛莊。各鋪告以喫酒滋鬧之事。該夷人又出示禁止。不准擅自進莊。山上器具各項俱全。所住房屋。均欲議價。或典或買。均可。麥地支搭帳房。亦欲給錢賠。

償。山南平坦之地。又丈量多處。船上帶來梁架板片。均係現成之物。數日間即蓋起十餘座房屋。皆兩層檐。石作木作。瓦作。概不用內地之人。半里間設一小營房。巡兵逐日一換。晝夜陰雨。莫敢或離。有偷取物食。及越牆取雞。攔阻受傷者。當時發落。給受傷人洋錢四元養傷。且告知大眾。以後有不法者。即拏其帽子為憑。緣帽內各有名字。按帽查冊。毫無遺漏。各等情。該府董步雲。即於初八日。囑令紳士鋪戶等。傳知該夷。定期見面。至初十日。據通事李姓云。願意談談。第將軍公事甚忙。明日見否未定。該府當即以此。到此三日。不能久待。務須該通事轉告。於明日午刻見面。

辰刻先在山下與通事敘談等語。覆知去後。迨該府發稟時。業已戌正。尚無回信。不知是何說計。該府等定於十一日辰初。往見李通事談畢。即上山見該夷酋。一俟見後。覆到。是何情形。即行飛速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聞夷人於煙臺地方。有修築夷館礮臺等事。諭令文煜設法防範。本日據文煜奏。夷人於煙臺砌築馬頭。續到夷兵五百名。並稱有馬八百對。在後。復有夷人到威海地方。聲稱。喚夷船四五十隻。兵萬餘名。即日到彼安營。並據委員董步雲等報。奇山所人張二林。為夷人於煙臺地方。豫為蓋屋。並有閩廣人同來。該守現擬往見夷酋等語。本日有人奏。夷人到

山東後有馬隊三千。上騎中空木人。內裝火藥。每日上岸操演。近復募到潮勇五六千人。間日十餘人。或二三十人不等。結伴北行。防堵官兵。毫無覺察。沂州府屬之莒州。不通大路。月內忽有南來人眾數起。皆官兵衣裝。口操粵音。稱係由河南撤防回京。從此經過。並無印文執照。地方官弁。絕不查究。並聞去歲夏間。福山縣知縣余招貴。給該夷海岸數段。索得重價。盡飽私囊。是以本年夷人上岸。支搭帳房。欲蓋夷館。此沿海居民所共知者。請飭該撫查奏各等語。所奏情形。決非無因。何以該撫毫無聞見。夷人到海口者。既有數千人。兼帶有馬匹。其為意圖一逞。已可概見。著文煜即日由省。前赴登萊青一帶。擇要駐紮。籌辦

防堵該撫前調馬步各軍尚屬單薄。德楞額軍營馬隊較為得力。如何分撥。著即與德楞額商撥數百名。聽候該撫調遣。其餘本省官兵。如尚有可調之處。並著酌量派撥。該夷如並無滋擾。自宜不動聲色。密為防範。儻圖攻撲城池。或直圖撲天津後路。或即由直省徑奔京師一帶地方。著文煜相機前進。設法堵剿。不得任其橫恣。至潮勇陸續北來。自係欲於津沽左近設伏。俟夷船到時。水陸並發。使我猝難抵禦。著文煜嚴飭各府州縣。及自登至直。應行經過地方文武員弁。督率兵役。嚴密訪查。儻有假作官兵裝束結隊。口操粵音。並無印文執照者。立即拿辦。該撫仍派明幹大員。前往各屬查察。儻該地方官奉行不力。即予

嚴參委員董步雲等所稟閩廣人告知各鋪不可搬回之言。自屬實情。正可藉此開導各商民。勿為夷人所愚。致被搶擄。至民人接濟食物。交易錢貨。及甘心催給夷人役使等事。仍著遵照前旨。妥為查禁。該撫身膺疆寄。當此夷情喫緊之時。諒不敢泄沓從事。自干咎戾。其何日出省。及如何辦理之處。均著詳細馳奏。至已革福山縣知縣余福。如何將海岸數段。賣給夷人。以致夷人有可藉口。徑行上岸居住。實屬可惡。即著文煜密速訪查。一經得實。即將該革員拿問懲辦。不得稍涉徇隱。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咸豐十年五月初九。初十。十五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八。初

九。十四等日。恭奉

上諭三道。並鈔錄薛煥原奏一件。均已敬謹聆悉。查現在夷人。於山東之煙臺等處。登岸駐紮。與本地商賈互市。又於奉天。金州洋面。停泊夷船多隻。續行劫擄商船。並往日本國。及小呂宋。購買馬匹。欲用稻草。紮草人於馬上。用衝頭陣。繼以精銳夷兵。及填塞天津溝坎。購覓板片。打造小船。意在天津同時並進之用。查該夷狡獪異常。情形實屬叵測。誠如

聖諭。該夷說詐百出。不可稍存大意。尚宜悉心籌度。講求應敵之方。現在海口一帶。處處溝槽。中間隙地。今年雨水較多。濠

牆以外。盡皆泥淖。兩岸亦皆巖加偵探。設使該夷馬隊。果敢登岸抄襲營壘。等惟有飭令馬隊相機截剿。即使該夷填溝塞濠。豈能盡知大沽營盤左右有此層層濠溝。況有馬步嚴防。正欲誘其深入。僅喚喇兵船駛至海口。並不直入攔江沙。在外停泊。似有等候講話情形。等恆福即行遵

旨派員赴該夷船。訊其來意。令其前往北塘講話。若該夷不候理諭。徑行闖入攔江沙內。是狂悖之形已露。等亦不敢坐失機宜。不得不以大器抵禦。刻下直隸沿海口岸。雖節經探報。並未見有夷船帆影。等惟有恪遵

諭旨傳知各營將士。並飭令西凌阿、增慶等一體嚴密防範沿海一帶。妥為偵探。以期仰副

皇上訓示。諄諄慎重海防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在煙臺地方占房蓋屋。全州海口。到有夷船六十餘隻。並於外洋購買馬匹。廣東購買糧食等物。迭經諭令僧格林沁等加意嚴防。不可掉以輕心。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偵探防守情形一摺。據稱海口一帶處處溝槽。今年雨水較多。濠牆外盡皆泥淖。該夷即欲填溝塞濠。亦不能盡知。大沽營盤虛實。且正欲誘其深入。現已傳知各營。並飭令西凌阿、增慶等嚴密防範。及沿海一帶。妥為偵探。各等語。所籌尚屬

周密。本日又據文煜奏。夷人到煙臺後。續載來牛三四十隻。上岸牧放。並搬取亂石。砌海岸馬頭。又駛來大船二隻。載有夷兵五百。威海汎地方。到來輪船一隻。有夷人十餘名。聲稱英國有兵船四五十隻。約兵萬餘。五七日內。即到威海。煙臺街上。夷人往來約八九十。據通事云。大將軍在後。尚有馬八百對。二將軍亞蒙先來。祇為去歲天津之事。各等語。又本日有人奏。夷船泊福山海口。有馬隊三千。上騎中空木人。內裝火藥。每日上岸操演。復聞募到潮勇約五六千人。間日十餘合。或二三十人不等。結伴北行。文煜所派防堵兵五百名。毫無覺察。又沂州府屬之莒州。不通大路。月內忽有南來人眾數起。皆官兵衣裝。口操粵

音稱係由河南撤防回京。並無印文執照。該地方官身亦不根
究查詢。任聽行走各等語。各處陸續督聚煙臺。且有啟來威海
紮營之說。無非欲覬覦津沽。該吏知防禦嚴密。不敢輕犯。難保
不為潛師陸路之謀。若先以潮勇嘗試。繼以馬隊徐來。更欲我
水陸兼防。伺隙思逞。居心實不可問。已諭文煜。飭令山東地方
官。認真盤問。加意嚴防。著恆福嚴飭直隸山東交界過往必經
之州縣。及通京城大路所屬州縣。一體嚴密盤查。如有似此情
形者。即行嚴拏懲辦。不可稍有疏虞。致令偷越。以杜奸謀。僧格
林沁。既設有偵探。亦當飭令於沿海及陸路一帶。實力稽查。不
可稍涉大意。文煜摺並著鈔給閱看。

陝西道御史孫楫奏。竊夷船停泊山東福山縣海口以來。尚無滋擾情形。惟聞有馬隊三千。上騎中空木人。內裝火藥。每日上岸操演。已屬可慮。近復聞募到潮勇約五六千人。間日十餘人。或二三十人不等。結伴北行。巡撫文煜所派防堵兵五百名。毫無覺察。又沂州府屬之莒州。不通大路。月內忽有南來人眾數起。皆官兵衣裝。口操粵音。稱係由河南撤防回京。從此經過。並無印文執照。該地方官舟既不照料。彈壓亦不根究查詢。任聽行走。若罔聞知。臣竊思夷人詭譎異常。因天津防禦嚴密。不敢輕犯。遂為此潛師陸路之謀。先以潮勇嘗試。繼以馬隊徐來。將使我水陸

兼防。冀有可乘之隙。而山東大小員弁。形同木偶。坐視其出入往來。不加查察。設竟漸聚。猝發。備豫稍疏。其患何可勝言。相應請

旨諭令僧格林沁認真密查。豫籌防備。自可杜彼奸謀。其山海關一路亦須加意嚴防。免致混入。以弭姦究。而固畿疆。

孫楫又奏。臣聞去歲夏間。夷船窺伺福山海口。希圖占踞。知縣余楊。輒賣給海岸數段。索得重價。銀兩不知確數。盡飽私囊。是以本年夷人上岸。支搭帳房。並聞欲蓋夷館。此沿海居民所共知者。竊惟

聖朝尺土。豈容予人。矧復竊售外夷。其膽大妄為。實非尋常荒謬。

可比。該員雖已另案革職。而此事之虛實。尤須查辦。合無請

旨飭下巡撫文煜認真查明。據實覆奏。該撫抵任在後。自可無所迴護。而現有夷船在彼。又宜嚴密訪查。毋涉張皇。免致夷人聞知。別生枝節。以期周妥。

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恆福於直隸北路各營。挑選精銳官兵四千名。勤加操練。以備調遣。昨據文煜奏。山東登州海口夷務情形。已諭僧格林沁等嚴加防範。朕思該夷聲東擊西。是其慣技。若由陸路內犯。從山東入直。故作欲向京師之勢。天津大營不能

不分兵截擊。該逆即可乘虛直撲大沽。不可不豫為布置。以資策應。著恆福即將前次備調官兵四千名。派委得力將官分起管帶。前往青縣地方。擇要駐紮。並著僧格林沁於大營內擇一曾經戰陣。謀勇兼優大員。奏明前往統帶。如有警報。仍即迅撥馬隊。令樂善統帶前往。以厚兵力。既可以固京師門戶。亦可兼顧天津。是為至要。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察前因金州夷情喫緊。豫調省邊官兵。派員帶往。相機防剿。並飭各城將兵馬備齊。聽調。於五月初八日。由驛奏報在案。旋於初十日。接到四月二十六日拜發之摺。由驛遞回。奉

殊批嚴諭濱海居民。斷不准接濟食物。並禁其錢貨互換。欽此。才
遵。卽飛咨該副都統欽遵。密飭地方官嚴行查禁。去後。茲
准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先後咨報。青泥窪。大孤山
等處。前報停泊火輪夷船六十隻。並三山島洋面游奕火
輪夷船七隻。茲於五月初四日。又來夷船二隻。與洋面之
游奕火輪船七隻。一併駛進和尚島南灣停泊。又自初七
日起。和尚島。大孤山。青泥窪等處。陸續到來火輪夷船五
十三隻。前後共計一百二十二隻。該夷用小船載馬登岸。
約四百餘匹。在白石洞山前牧放。並用千里鏡登高窺看。
復在大魚溝海岸搭蓋帳房十數架。近日夷人內有死者。

七名。即就岸上掩埋。其馬形象。與內地馬匹無異。惟前蹄刻有洋字。而羸瘦者居多。連日倒斃三十餘匹。該夷擇其肥壯者百餘匹。用船收回。尚餘二百餘匹。仍在白石洞山前牧放。又初七日。見有二桅小夷船一隻。駛入小平島。登岸窺探。旋即回船。次日揚帆向西南洋駛去。各等情。馳報前來。芽查該夷船隻。日見加增。至一百二十餘隻之多。且運載馬匹。登岸牧放。岸上帳房搭蓋漸多。復用千里鏡登高窺看。其肆無忌憚。狂悖已極。惟雖已登岸。尚未深入。亦無滋擾別情。自未便遽行攻剿。致啟釁端。轉令有所藉口。然夷情叵測。尤應加意嚴防。現已飛催記名副都統奇凌

阿統帶省邊官兵。星夜馳往。相機堵禦。並遵奉前

旨。密咨金州副都統希拉布。並諄飭該地方官。嚴禁濱海居民。斷

不准接濟該夷食物。並查拏奸民漁利。錢貨互相兌換。以

杜句結。

殊批。知道了。此不通。恫喝虛聲。尚不至恣意騷擾。惟恐漢奸處處
潛伏。為夷引導。務須先清內患。以禦外侮。

甲寅。山東巡撫文煜奏。竊日昨據委員等具報。約定往見

夷酋日期。業經恭摺具奏在案。茲據該委員署青州府知

府董步雲等會稟稱。該員等於十一日辰刻。同赴該夷通

事所在之天后宮。見廟門內外。排列夷兵數百名。各執器

械投帖後該通事出迎行賓主禮分東西坐其坐次有一
高大漢仗旁立手持利刃問是何人稱係伊國之都司坐
定後該府等向其寒暄畢該通事問該府等來自何處答
以因該國數萬里航海而來送兵境上此間海隅僻處其
安分良民多有驚慌逃避而無知匪類轉得乘間潛至設
或藉端滋事殊失我

皇帝撫綏遠人至意所以撫院令我等千餘里來此督飭本地方
文武官弁加意彈壓匪徒毋許滋事並相慰勞該通事立
起拱手道謝該府等當即問其來意該通事抽出鉛筆寫
姓名李梅二字云在廣東上海辦事多年伊國主極信任

如桂○花○醇○三位○始而皆相好熟識○今日之事○別無他說○要
往天津進京○問其是否為通商○抑或為換約○據云○此時說
不到通商之事○然則要往天津換約○據云○亦是此意○但須
聽○英○國○主○議○現○在○英○國○大○將○軍○已○到○前○日○上○船○來○拜○隨○將
伊○國○火○輪○船○三○隻○開○往○文○登○西○國○其○大○兵○船○五○十○餘○號○屈
指○十○八○日○可○到○問○有○若○干○人○據○云○五○萬○餘○人○並○有○伊○國○喘
兵○萬○餘○人○亦○隨○後○陸○續○可○到○問○英○國○大○將○軍○是○誰○始○則○不
肯○說○偏○詰○再○三○說○是○葛○蘭○子○大○約○即○葛○蘭○脫○是○也○問○英○國
尚○有○主○事○人○在○此○否○可○先○一○見○否○渠○云○英○國○報○復○之○意○甚
堅○即○有○人○在○此○亦○可○不○必○見○相○見○無○好○事○立○起○身○看○表○時

已將午○意似欲走○該府等即攜其引道上山○渠云○俟伊回
去通說○兩下鐘回拜○請聽伊信○萬不可徑上山○恐手下兵
無知○一面說話○一面送出廟門去後○兩下鐘○該通事來至
該府等寓處回拜○坐定後○據云○今日伊將軍○與伊水陸提
督議事○須明日十二下鐘相見○該府又問其來意○據云○打
仗與否○全聽暎國信息○問其去年並未助暎國打仗○何以
驟然移兵前來○且去年換約○我

欽差大臣曾照味國換約之事○咨照該國商辦○何以迄今並不照
覆○據云○此係文職之事○伊等只管軍旅○他事不得而知○語
言漸漸狡詐○告以該國洋錢○此間不能使用○據云○近處即

不能用伊等祇需天半工夫。即可至上海兌換。且傾鎔銀餅亦未有不可用者。又告以此間匪類頗多。該國兵丁久住於此。居民難免驚擾。反傷和好之道。據云既來到此。兵多糧足。我亦不怕。該通事遂即回去。十二日午刻。該府等上山。見其排列隊伍。豎起旗幟。凡軍中所需食物。堆積如山。皆由該國帶來。大木房已蓋成者三十餘間。該夷之所謂二將軍亞蒙。任山頂龍王廟。該府等至廟門下馬。該夷將軍與該夷水陸提督。迎接見面。全身披掛。設酒果相待。坐定後。該府向其慰勞數語。即敬諾。欽遵。欽奉。寄諭。告以去歲在津。該國並未幫助英國打仗。中國已令

欽差大臣。知照該國。按照味國換約之事。商辦在案。迄今並未接
據照覆。亦無商定章程。今驟然移兵而來。實堪詫異。此處
既非通商之所。非商辦換約之地。設久住此。居民或相驚
擾。反傷和好之道。仍應速回上海。向

欽差大臣。議定條約。應在何處換約。總俟

欽差大臣。知照。方能辦理等因。該夷首云。昨日通事。已將此話傳
述。我等來意。亦向列位告知。和約之事。前在上海早經決
裂。列位豈無所聞。此來絕不騷擾百姓。不過因此地水土
尚好。借此避暑。兵丁養病。還祈列位。即出告示。曉諭百姓。
照常貿易。如我國尚有不法之徒。儘可送至通事處懲治。

問以嘆國何時打仗。據云：各辦各事。日後必然合而為一。此語殊不可解。據稱：列位請回。四下鐘回拜。該府等回寓後。該夷首與李通事等共六人。手執利刃。應時而來。坐定後。該府又敬遵二次寄

諭。剴切勸導。至再至三。而該夷聲色漸厲。一味支吾。該府等恐其羞惱成怒。藉此起釁。故爾中止。該夷之所謂水師提督者。忽向問云：聞蓬萊閣景致甚好。即日赴登州遊玩。該府等阻之不聽。總以帶人不多為詞。該夷等遂即起立告辭。送至大門。亞棠與通事等。忽將該府手腕拉住。約七下半鐘。到伊水師提督處。有緊急事相商。問以何事。據云：請同往

海上搶船數隻。當告以該國既為仁義之師。何以出此。斷難照辦。遂即送伊出門而去。並據福山縣申報。十一日。煙臺山下。原泊夷船三隻。向東南大洋駛去。疑即通事所云。開往文登西園者。十二日。又由東南駛來兩隻。其餘各船。連日忽來忽往。無非搬運兵糧器物。現在煙臺山上下。約計該夷除占民房外。已搭蓋營帳三四百架。席棚一百餘座。板房十七八所。砌造馬頭一處。船上搬下糧食軍械。不計其數。大約火器居多。牛馬仍祇前報之三四十隻。及一百五十六匹。並有鐵車竹轎等件。稟報前來。且查前調之青州駐防馬隊五百名。已准該副都統。且恩夔咨覆。擬在

萊州一帶。遂為聲援。弗令該夷聞見。以免其疑。我設備。致肇釁端。並再嚴催續撥之挑備兵一千名。趕緊馳往設伏。至該通事所稱文登西圍。似即前報之威海汛。已飛查有無。喚夷前往紮營。一面仍各浴飭鎮緝密防。隨時再行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委員接見夷首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此次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接見夷首。措詞尚為得體。惟令其速回上海。議定條約。該首輒稱和約之事。早經決裂。其意在尋釁。已可概見。昨諭文煜。即日由省。前赴登萊青一帶。擇要駐紮。籌辦防堵。所有青州馬隊官兵。及續撥之官兵。著即分布要隘。嚴

竊設防。毋令該夷聞見。致啟釁端。至煙臺附近居民。亦當趕緊
辦理團練自衛。若能齊心守禦。聲勢相聯。該夷聞之。必不敢肆。
無忌憚。僅該夷圍攻城池。或圍擾天津。或徑欲赴京。務即將一
帶要路設法堵截。毋任猖獗。一面密諭商民。不與交易。並嚴防
裹脅。斷其接濟。該夷雖自謂兵多糧足。亦難日久相持。該撫務
須不動聲色。妥速布置。不可稍涉大意。該夷既肯與董步雲等
接見。仍應飭令該員等。作為己意。告以大皇帝撫馭各國。深仁
厚澤。上年佛國並未助英。國打仗。雖未換約。和好自在。現在大
沽防守嚴密。英。國若去。必然喫虧。爾國何必前往。山東地方。雖
無辦理通商大臣。然爾國如有可以商辦之事。本省巡撫。亦可

代為轉奏。使爾等下情可以上達。大皇帝寬大為懷。亦必有加恩之處。若隨同暎國。與中國用兵。恐徒傷和好。如此曉諭。無論該夷聽從與否。此意不妨令董步雲等。向其開導。兼可探聽該夷動靜。豫為準備。

丙辰。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前將委員接見佛夷情形。恭摺馳奏後。續准登州鎮咨稱。據甯福營威海汛把總稟報。本月十二日辰刻。有火輪船二隻。由西北大洋駛入。劉公島迤西停泊。當即會同文武差查。據稱係佛喃哂夷人。由煙臺前來。將口內停泊大小商船十三隻。全行拉去。據各船戶呈報。又據八角汛千總稟。十四日。又有夷船兩隻。在

平暢河口一帶外洋分拉船九隻在洋遊奕各等情開具
船戶姓名先後咨報前來。臣查前據委員董步雲等稟內
該夷於十二日申刻來至委員寓中晤後。瀕行時本有拉
住董步雲手腕欲令同赴海上。搶船數隻之語。茲該夷已
先於是日辰刻在威海口拉搶商船。是早已心知其事而
乃與委員故作周旋。特於瀕行。稱欲與委員同往。搶船該
夷亦明知委員必不允其同往。自搶民船。不過使之聞之
之意。且於十四日。又復續搶。難保非因天橋口水淺易攔
夷船難於攏岸。欲乘小船前來。其情叵測。是誠不可以理
喻矣。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佛夷由煙臺駛赴威海。拉搶商船一掛。佛夷輪船。由煙臺駛入劉公島。將口內停泊商船拉去。並在平場河口一帶外洋。拉去船隻。桀驁情形。殊堪痛恨。煙臺夷氛甚熾。屢次諭令文煜。馳往登萊青一帶。籌辦防堵。茲聞該撫所奏。不過僅報夷情。而於現在辦法。並未籌及。設再遷延。致該夷由陸路窺伺天津。或徑欲赴京。山東一路。毫無準備。貽誤之罪。又將誰諉。昨有旨命杜翻督辦山東團練。此時以防夷為第一要務。該侍郎未經抵省之前。即著文煜先行飭屬認真舉行團練。使該夷知到處人心固結。無可裹脅。無從接濟。自可不戰而屈。並著該撫迅即出省。妥為籌辦。隨時馳奏。以慰懸系。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五月初四日。將俄酋噶喇學。到滬日期。並噶喇學。噶喇學。主戰愈堅。情形。由驛馳奏在案。茲於五月初九日。據華商楊坊等報稱。本日有北回沙船。據言於四月二十二三等日。在山東成山以北洋面。瞭見北駛夷船三十餘隻。又山東廟島煙臺。停泊夷船七隻。奉天之金州灘。停泊夷船三隻。沿途搶有沙船三十餘隻。衛船四十餘隻。將各船貨物拋棄入海。砍去船桅。每三隻聯為一處。帶赴北駛。並探得額爾喀噶囉。已抵香港。不日即可抵滬等語。並據前督臣何桂清面稱。前日赴嘉定時。佛國副使哥吐嗜來云。伊國兵船已大

半北駛。現在上海無可復議。並稱大西洋國亦遣公使兵
船來滬。欲立條約各等情。目伏查該夷處心積慮。思欲北
犯天津。而又不欲遽犯者。實因天津防範嚴密。該夷耳目
最靈。諒有所聞。未必不生畏忌。自江蘇軍務敗壞後。糾同
大西洋與中國為難。俄酋又來滬播弄。目前上海夷情較
前更為桀驁。種種愈形棘手。况上海華夷各商。素無嫌隙。
今則強搶海船。拋棄貨物。致我海道不通。其居心尤不可
問。現飭華商與之講理。未識能否有濟。然該夷主持進退
必視頤嘯二酋為轉移。今頤嘯陰鳴囉。不日到滬。想嚙嚙
嘶亦必恣恣用兵。為報復私忿。並掩飾其過之計。臣現已

督同吳煦藍蔚雲。豫為密飭華商楊坊等。一俟該二酋到日。先行探其意向。伺有可乘之機。即乘間而入。得有可阻之勢。即力阻其行。並密諭黃仲奮等。勸其與臣相見。如該酋到滬後。肯與臣見面。臣當反覆引諭。曲為開導。曉以義理。動以利害。總以正大之詞。折其鬼蜮之見。務期竭盡心力。先阻其用兵。至於挽回各事。惟有力矢血忱。旁敲側擊。能挽回一分。即盡一分心力。以冀稍紓。

聖主塵念邊疆之至意。至大西洋於四月二十九日。果有兵船二隻到滬。該國從前本有奏定通商章程九條。今亦附和而來。俟該酋求見。臣等再行酌辦。

硃批另有旨。此時辦法。總宜以華夷構兵。費出自夷商。由商力阻。並問其附和。方為釜底抽薪之計。

薛煥又奏。再正封摺間。據報。吳首領。爾哈。乘生火輪兵船。已抵吳淞口。佛首噶囉。同日在香港開行。計程亦即可到。傳聞該二酋。不肯在上海登岸。有即日北駛天津之說。容探明該酋等來意。相機酌辦。另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薛煥奏。探聞夷船北駛。及額爾哈已抵吳淞口。各摺片。覽奏均悉。夷人在奉天山東洋面掠船。屢據玉明文煜奏。報。本日復據文煜奏。佛夷由煙臺駛入劉公島。將口內商船。全行拉去。並在平暢河口一帶外洋。拉去船隻。桀驁情形。實堪痛

恨。英首額爾隆。已抵吳淞口。佛首葛羅當亦隨後可到。此時不
便官為曉諭。可密諭華商。向夷商開導。告以夷人在山東等處。
強拉海船。拋棄貨物。從此海道不通。不獨中國商船受害。即夷
商亦無可貿易。況英佛與中國構兵。汝等須出兵費。若不竭力
阻止。彼此均無裨益。該夷商皆為利而來。自必向額首等勸阻。
如此辦理。方為釜底抽薪之計。如可挽回。仍在上海定議。換給
和約。方為正辦。該署大臣諒能竭力妥辦。不至意存推諉也。此
次克復嘉定。太倉。內有呂宋夷人一百名。助勦。雖非英佛一類。
究不必藉資夷人之力。著薛煥。即將此項夷勇裁撤。給予募費。
作為商雇。並非官雇。以免將來有所藉口。其大西洋夷首。並著

設法駕馭。毋令附和。喫佛為要。

又

諭前據文煜奏。委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接見佛酋。該酋言詞狡詐。意在尋釁。當諭文煜。再令委員開導。並於煙臺趕辦團練。嚴密防禦。茲復據文煜奏。該夷火輪船四隻。先後駛赴威海。壘次拉搶商船二十餘隻。復諭文煜。趕緊出省。前往登萊青一帶。擇要駐劄。籌辦防堵。本日復據薛煥奏。額爾唎。既抵吳淞口。佛酋鳴囉。計可先後到滬。有即日北駛之說。夷人在奉天山東洋面。搶掠船隻。恐其探海口水淺之處。欲乘小船前來。情殊叵測。額爾唎等。既將即日北駛。恐其竟撲大沽。或用小船登岸。或搭

造浮橋。或將所擄商船。先來探試。均不可不防。著僧格林沁等。豫為布置。嚴密防備。毋使該夷得行其詭計。方為妥善。至該夷於攔江沙外游駛。固不可先行議撫。如有可乘之機。亦不可因我有備。致失議和機會。其間操縱。該大臣等。臨時酌奪。迅速具奏。本日。文煜摺。著鈔給閱看。

閩浙總督慶端奏。英佛二夷兵船。駛入舟山。強居定海廳城。業將查辦情形。會同福建巡撫茅瑞瑣。恭摺馳奏在案。嗣據甯紹台道梁恭辰稟報。該夷在定。約有三四千人。輪流入城操演。分段巡查。屢形不軌。甚至強索錢糧。征冊擅入監獄。請即咨調上海熟諳夷務之員。赴定妥辦。當經

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巡撫銜江甯布政使薛煥遴委幹員
由滬赴定督辦分飭定海文武嚴密防範去後茲准薛煥
咨會已由蘇松太道吳煦委令署松江同知俞斌帶同華
商楊坊赴定並據署定海同知甘炳以該夷強索徵冊意
圖徵收錢糧迨經密飭紳民前向理論知難遂其所欲即
有啼夷美理登赴廳據稱撥兵巡街按月須貼巡費銀九
百兩並偏令開寫錢糧數目勢甚洶洶等情具報前來
查夷情狡譎變幻靡常茲在定海妄肆要求屢圖構釁恐
難日久羈縻現經密飭甯紹台道梁恭辰會督委員並地

方文武密與紳商。加意籌備。一面申明條約。妥為理諭。或冀稍知做懼。阻其思逞之心。茅仍隨時確探。如何動靜。再行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據慶端奏。吳淞二夷。現居定海廳城。操演巡查。強索徵冊等語。據稱該夷在定海。約有三四千人。輪流入城。操演分段巡查。強索徵冊。意圖徵收錢糧。經該署同知甘炳。密飭紳民。前向開導。即有沸羹美理。登赴廳聲稱。撥兵巡街。按月須貼巡費銀兩。並備令開寫錢糧數目。夷情詭譎異常。現在定海肆意要求。無非為宵和地步。其操演巡查。不過意存挾制。虛聲恫喝。是其慣技。所有該廳徵冊。帶項攸關。斷不可任該夷強索。致

啟覬覦錢糧之漸。著慶端王有齡。即飭該地方官。會同委員。妥為防範。仍與華商紳民等。設法開導。當告以該廳錢糧數目。無從開寫。不可為該夷所偏勒。致墮其奸計。亦不可因夷人強逼。為詞。豫為將來各項錢糧報虧地步。仍當激勵比鄰。與之為難。若得百姓齊心。該夷必不敢肆無忌憚。一面即確探情形。相機籌辦。勿令得步進步。多方要挾。以期就我範圍。是為至要。

己未。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本月二十。二十一等日。兩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夷人於煙臺地方。有修築夷館。礮臺等事。

諭令。臣即日出省。前赴營。青。一帶。擇要駐劄。籌辦防堵等因。欽

此。臣伏查。臺奉寄

諭。嚴禁奸民接濟。並交易貨物。及沿海民人。不可任聽該夷雇募。服役等因。均經節次轉行。欽遵在案。曾據報該夷於山上。排隊演陣。各等情。據實奏報。此外誠恐該文武等。或有隱蔽。致。臣漫無覺察。隨即遵委候補知府來秀。馳往欽遵。

指飭。確查該夷有無居住府署。各官曾否遠避。鋪戶船隻是否全。遷全搶。有無修築礮臺夷館。福山縣曾否撥給夫馬。廣勇。土匪。如何滋擾搶擄。銀價較前。有無長落。逐一分別詳查。具覆。至前調馬步官兵。誠如

聖諭。尚屬單薄。青州駐防馬隊五百名。已准該副都統恩夔。自行

管帶咨報於二十二日啟程。前赴萊州屯紮。所調挑備兵一千名。內惟東昌二百名。已據報經過省城。其餘均尚未到。德楞額營中馬隊。有無可以分撥之處。已遵

旨飛速咨商。俟覆到再行奏報。臣前奏幅匪北竄。摺內奉

旨。如幅匪已追勦出境。所撥兵一千名。即可調回。仍防海口等因。

欽此。惟察此時沂屬紛紛告警。俱稟請發重兵。所有前撥之一千名。尚難遽行調回。臣出省後。距省已十餘站。沂州一帶。又在省南。鞭長莫及。勢難兼顧。不能不專望於德楞額。而佐以署曹州鎮郝上庠。署兗州鎮雙齡等。尤需通盤籌畫。未便多撥其得力之兵。致令掣肘。其他各標存營兵

丁○統○餘○兵○而○計○之○均○不○過○數○百○名○至○百○數○十○名○不○等○東○三
府○各○屬○又○皆○濱○海○未○便○徵○調○不○得○已○惟○有○再○請○添○募○勇○丁
二○千○名○藉○資○輔○助○臣○此○時○出○省○防○堵○止○有○東○昌○兵○二○百○名
餘○無○可○帶○之○兵○即○使○官○兵○到○齊○亦○祇○前○一○千○名○勇○丁○募○齊
亦○祇○二○千○名○然○臣○亦○不○敢○因○現○在○官○兵○僅○此○二○百○之○數○稍
稽○行○程○貽○誤○事○機○茲○先○於○二○十○六○日○起○程○出○省○遵

旨○馳○赴○登○萊○青○一○帶○察○看○形○勢○地○盤○登○萊○傷○近○福○山○為○該○夷○耳○目
所○及○恐○其○知○我○設○防○轉○致○激○而○成○事○擬○酌○中○在○於○青○萊○交
界○之○間○密○駐○專○防○該○夷○如○無○滋○擾○遵

旨○自○應○不○動○聲○色○惟○本○日○又○據○報○十○七○日○先○後○共○到○有○火○輪○船○三

隻○夷兵夷官甚多○起出馬二百數十匹○連前約共四百餘
匹○礮車三十餘輛○大小銅鐵夷礮○又小車一百餘輛○此三
船到時○各船均放礮迎接○其所謂孟將軍者已到○於十八
日上岸○就探知其所已到者而言○夷兵已在一萬以上○馬
已四百餘匹○如以後不再續來○我師馬隊○猶與之相等○而
兵勇則不及其三分之一○登城緊接海濱○日費萬分焦灼○
直境距京甚近○登境距京較遠○直隸在前○登州在後○若該
夷由直省徑奔京師○登境聞信尾追○誠恐勢不能及○萬一
彼時該夷敢於北犯○臣聞信後○即當統率兵勇○不分畛域○
設法追剿○至該夷既帶有潮勇○自係欲圖涸跡○臣已分飭

自登至直。應行徑過之各府州縣文武員弁。督率兵役。一體嚴密訪查。儻有假作官兵裝束。結隊同行。口操粵音。並無印文執照者。立即拏辦。並又遵

旨。另派候補知府李德增。馳往各該處逐一挨查。如該地方官奉行不力。立即據實嚴參。其沂州所屬莒州一帶。已專委候補知府夏雲煥。馳往密訪。如有粵匪假裝經過。亦即嚴拏究辦。且近自江南大營失事後。其潰散兵勇。流離難民。窮無所歸。往往有航海北來者。匪徒尤易混冒。臣又另派武定府同知張繫。周流各海口。逐一挨查。如有假冒混雜形跡可疑者。亦即盤獲查究。至己革福山縣知縣余楊。費給

夷人海岸一節。前據探得張二林為夷人豫蓋房屋。且已竊疑沿海居民之陰與私通者。恐尚不止此。余躬身任地方。若竟敢出此。尤出情理之外。實屬法不容寬。已與夷人操演馬隊情形。另加密札。一併交給候補知府來秀。俟行抵福山後。即速嚴密訪查。一經據報得實。立將余摺奏奉掣問。並究明該管地方文武。是否有意扶同飾隱。且已據報。夷人在山排隊演陣。試放槍礮。何以操演木人。並不具報。一併據實查明稟辦。俟各該員逐一覆到後。即行據實馳奏。再現准登州鎮咨報。十五日。先後瞭見二船。由東南大洋駛往東北。十六日。該夷又在養馬島搶取四船貨物。

錢文並拉船一隻往西北大洋駛去。是日夜間又在八角
汎。拉去船九隻。十七日又將該汎口內停泊之雜糧船一
隻因牽拉不動。隨將其船上糧石拋下海中。將船拉去十
八日。又瞭見之梁島外洋。拉去船數隻。現在甯福營屬之
崆峒島洋面。共泊所拉商船三十餘隻。與縣報大略相同。
其情實屬巨測。惟仍遵

旨。以嚴禁接濟交易。及受雇服役。最為緊要關鍵。早絕其希冀之
心。或者廢然思返。巨斷不敢稍涉泄沓。致干重咎。

硃批。覽奏已悉。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文煜奏。近日夷務情形。擬即出省籌辦一

摺覽奏已悉。所稱夷人又續到輪船三隻。夷兵夷官甚多。起出馬二百數十匹。連前約共四百匹。礮車三十餘輛。大小銅鐵夷礮。又小車一百餘輛。孟首亦已上岸。計共到夷兵一萬。馬已四百餘匹。夷氛如此猖獗。誠恐不免有由直隸徑奔京師之事。文煜業已由省起程。馳赴青萊交界之間。密駐籌防。並先委派候補知府來秀。馳往煙臺。確查夷務情形。兼派李德增等。分赴自登至直經過地方。及沂莒一帶。查拏奸細。所籌均尚周密。著即飭令該委員等。詳細訪查。余招通夷重情。及地方官疎縱奸匪各節。一經查實。即著指名嚴參。毋得稍存諱飾。並一面飭令委員。開導夷人。一面嚴密防範。勿稍疏懈。再本日據僧格林沁等

奏○俄夷船泊北塘○遞寄信函○並為咪夷遞信等語○俄國續定和約○本有准在北塘通信之條○而咪國不在此列○業經諭令恆福將俄國信函接收○其咪國之信○則令告以須向總辦五口通商欽差大臣處投遞○現在煙臺等處海口○想咪國之人來者不少○難保不因天津拒絕○復向該處求遞○該撫當密飭海口員弁○照此答覆○仍令其前往上海投遞○勿得率行接收○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五月二十二日○十一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十九日○奉

上諭○有人奏○夷船泊福山口○有馬隊三千○上騎中空木人等因○欽

此○又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朕思該夷聲東擊西。是其慣技。若由陸路內犯。從山東入直。故作欲向京之勢等因。欽此。並鈔錄文煜奏摺一件。等語。均已敬謹聆悉。等恆福當即札飭直隸山東交界一帶。及通京城大路文武地方官實力稽察。嚴加防範。等僧格林沁亦分飭各營偵探官兵留心探訪。認真巡查。儻有前項可疑之人。即可會同地方文武合力兜拏。若人數較眾。一面跟蹤。一面飛報就近軍營。立即派撥馬步官兵迎頭會捕。至直隸備調官兵四千名。等恆福原擬提標天津鎮標宣化鎮標各挑兵一千名。正定通永兩鎮各挑兵五百名。分別咨照聽候調遣。嗣因大沽北岸之唐兒沽地方緊要。須兵

防守。已將宣化鎮官兵一千名。奏調來防。駐紮唐兒沽。又因天津環濼礮臺工竣。必須派兵防守。已將天津鎮兵一千名。飭交鹽運使崇厚統帶。以資守衛。其正定鎮兵五百名。現值南省逆匪。張黃河。迤北。均應嚴防。該鎮官兵。乃大名後路。未便撥調。又通永所轄營汛。均係切近海隅。防守正在喫緊。亦未便遽行徵調。是前項備調官兵四千名。僅騰提標兵一千名。堪以調遣。等再四熟商。惟恐兵力較單。不足截勦。現擬再由提標各路。抽調兵一千名。連前共計二千名。即飭來防。聽候調遣。至已革協領色爾固善等八十八員名。等查德楞額駐紮山東嶧縣。所統兵數

無多。現亦防勒喫緊。擬將此項官兵撥給馬匹器械。飭令馳赴山東嶧縣。交割都統德楞額軍營差委。本月二十一日辰刻。在大沽礮臺上。遙望海面有三桅夷船一隻。向北行駛。至北塘口外停泊不動。當即派弁前往查探。二十二日。據署守備任連陞等稟報。是日辰刻。有舢板船一隻。上坐水手十一名。夷官二名。駛進河口登岸。通事名巴圖。稱係俄羅斯船隻。持有通事明常名片。聲言二十三日巳刻。明常進口。欲與德委員有緊急話說。任連陞答以德委員不知有無差使。未必明日即能到此。言畢旋即回船出口。等。等於二十三日。即派員外郎德祥。天津縣知縣姚煦。同

往北塘。與該夷晤面。是日德祥、姚煦回營稟報。據通事明
常聲言。伊等係由上海欲往日本國有事。路過此處。現有
信函二件。一係伊國公使。一係味首華喏翰。欲寄京內投
禮部。轉致軍機處等語。等竊思前聞薛煥原奏。俄首到港。
極力慫恿。喚佛打仗。並云在京日久。迷及都門。並津沽防
堵各情形。言之鑿鑿等語。以致喚佛報復之念益堅。禁驚
之形愈甚。是俄夷心存叵測。甚於喚佛。今若再任其來往
寄信。更恐與事無益。等語。查該夷四月十五日。由北塘開
行。原說赴日本國有事。由日本回國。乃該夷不久折回。誠
恐替喚佛兩國要求。當於德祥等前往北塘時。等即經

飭馮德祥。姚興儻該夷有要寄京信函。不可接收。若提喚
佛兩國之事。亦不必與其談論。並令將前次明常所留之
信。仍交伊帶回。是以德祥等。按照岑等所囑。未收其信。明
常因不收所寄之信。甚為著急。至於問其所寄何事。伊回
答語甚支離。德祥等由北塘回營時。明常仍在彼處。並未
回船。現經飭令該地方文武一體妥為照料。

殊批知道了。

僧格林沁等又奏。岑恆福昨接署兩江督臣薛煥來函。據
云。此次喚佛夷船北駛。咪夷亦有船來等語。現在俄夷船
到北塘。投遞信函。並有味夷嘩諾翰致軍機處之信。岑等

以大沽海口防範宜嚴。而俄夷心存叵測。託寄信函。未便輕易接收。致啟窺伺。因思煙臺既有俄夷船隻。咪夷想必在內。山東撫臣文煜。上年在津照料。曾與咪酋嘩若翰見面。此時夷船既到東境。該撫即可選派明練委員。告以咪酋現有信交俄夷。轉致京中大學士。欲由北塘轉寄。因大學士向不辦理外國事宜。是以未經接收轉遞。即俄夷信函亦並未收。現在署兩江總督薛煥奉

命署理

欽差大臣。辦理通商事務。如有應議之件。自可前赴上海。面為商辦。僕嘩若翰與薛煥向不熟識。亦可由山東派員同往。並

先令委員向咪首告知。如暎佛意在用兵。自應前赴大沽。如欲議和。即宜仍赴上海。惟斷不可輕聽俄夷之言。墮其詭計。即或咪首未來。亦可令該委員向佛首迎機開導。並文煜與咪首照會。言佛國向與中國。並無嫌隙。此信即託其轉寄咪首。啾啾接收。如此設法離間。似可破俄夷之奸謀。並可探暎佛之消息。如蒙

俞允仰祈

飭下山東撫臣文煜。要速遵辦。等因。咪首既有寄京之信。茲令山東撫臣寄信咪首。事出有因。藉此以為轉圜之計。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

僧格林沁等又奏。候補總兵文祥。已於五月十七日到防。等。察看該員年尚精壯。伏思唐兒沽。乃北岸礮臺後路扼要之處。必須妥員駐紮。以資得力。業經札飭文祥。管帶宣化鎮官兵一千名。駐劄唐兒沽。實力操防。以昭嚴密。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遵調官兵到防。並俄夷船隻停泊北塘。投遞夷信函各等語。直隸備調官兵四千名。除分撥唐兒沽。及環濠礮臺等處防守外。所餘及新調之兵。共只有二千名。為數較單。青縣一帶。為山東等省入京要道。亟宜駐紮重

兵以防奸宄。涸跡。所有前項備調官兵二千名。著僧格林沁等遵照前旨。揀派得力大員。迅飭前往該縣駐紮。當由京營另調兵二千名。派克興阿管帶前往。一併駐紮青縣。與直隸官兵分作兩營。以厚兵力。而資捍禦。俄夷寄京信函。著恆福派員接收。轉送京師。至味夷轉遞信函。和約內並未載有味國由天津海口呈遞之條。是以礙難接收。如味國欽差船隻到來。可告以爾國既已換約。自應按照條約辦理。別無再議。如欲給喫佛兩國從中調處。亦須由上海辦理五口通商欽差大臣處商議。方為信守和約之道。再本日文煜奏。海濱續到夷船。先後共有夷兵萬名之多。並有戰車百數十輛。情形甚為猖獗。著僧格林沁等。

豫籌防範

庚申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等前聞金州夷船增聚一百二十餘隻。登岸牧馬。恐其深入滋擾。復經催兵飭屬嚴行戒備。於五月十四日。由驛奏報在案。十六日。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帶兵來防。經等面諭前往金州。會同該副都統希拉布。和衷商榷。將兵暗伏城外。挑挖塹壕。多掘陷坑。以防馬隊衝突。非夷人大隊深入。不得遽行攻剿。仍飭地方官嚴禁鄉民。不准接濟飲食。交易錢貨。諄飭奇凌阿。遵照星夜馳往。相機妥辦去後。旋准金州副都統。並旗兵地方官咨報。

自五月十一日以後。青泥窪等處。續到火輪夷船七隻。將前劫商船二十隻。全行砍去船桅。改塗白色。僅留一隻。尚未改造。前在各海灣停泊之輪夷船隻。連日分駛各口。出入無定。又在青泥窪海岸。占踞民房十餘處。並於王家屯。白石洞。東寺兒溝等處。添搭帳房共三百餘架。夷人登岸者約三千餘名。岸上續行卸馬。連前約六百餘匹。樹立大白旗一面。黏貼偽示一張。復於青泥窪海岸。空演陣式。白石洞山前。演習馬隊等情。馳報前來。又據差弁偵探。該夷火輪船。駛入旅順口一隻。羊頭窪四隻。登岸搶掠食物。該二處鄉民聚眾二三千人。持械喊逐。該夷驚竄回船。即刻

駛出口外。不敢登岸等語。正在飛飭金州。嚴加防範。適奉
五月十一日寄

諭。玉明奏。吳船陸續駛至。並於大孤山登岸等語。等因。欽此。等遵
即密咨希拉布。並派員馳赴金州。諄囑遠派明幹妥實員
弁。前往詢問。總以金州並非通商換約之處。婉言勸諭。善
為開導。令其回船迅速駛去。濱海鋪商附近居民。尤宜剴
切曉諭。斷不准與彼錢貨互換。接濟食物。復於十九日。承
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十三日奉

上諭。玉明奏。奎州續到夷船多隻。調兵防剿等因。欽此。等當即飛
咨希拉布。妥速遵辦。又准該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咨轉

青泥窪於十五日有輪船一隻。出東口駛去。又到夷船二隻。駛入停泊。羊頭窪原泊夷船四隻。於十四日向東南洋駛去一隻。又向西北洋駛去二隻。現在分泊各口之大輪夷船計駱馬山一隻。紅土壩十一隻。大孤山二十六隻。小孤山十四隻。大魚溝三十二隻。青泥窪四十二隻。羊頭窪一隻。外有前劫商船二十一隻。均在黑嘴子灣內停泊。又揭該夷偽示一張等情。馳報前來。等查金州夷船屯聚一百二十餘隻。現復分泊各口。約計水陸逃連三百餘里。以上各海口處處俱可登岸。今岸上已有夷人三千餘名。馬六百餘匹。占踞民房十餘處。添搭帳房三百餘架。且夷兵

演陣並演馬隊。其心實屬巨測。近因濱海民居。或畏擾遷。移或聚眾抵禦。牲畜食物。漸難搶掠。該夷首輒出偽示二張。一係安慰鄉民。收買食物。一係招致被劫船戶。領取價值。其為騙誘鄉愚。探我虛實。藉資導引。已可概見。該夷狡詐異常。漸肆搗擄。尤應倍加嚴防。全州地方偏僻。濱海居民。類皆窮苦。所養牲畜。本屬無多。既經遷避。驛馬豈肯拋遺。其搶擄馬匹。尚易防範。第恐奸民唯利是圖。偷將牲畜食物。暗為接濟。惟在地方官密禁嚴拏。懲一警百。疊經嚴飭實力稽查。並通飭沿海各城。盤拏奸細。計期奇凌阿所帶官兵。亦可齊抵金城。現經密飭會同希拉布。及旗民

地方官。悉心籌商。將海岸防兵軍械。酌量緩急。擇要布置。並遵

旨。密將官兵。辦作鄉團。於城之內外。暗中設伏。不露形蹟。俾該夷。知有伏兵。不敢冒險深入。

硃批覽奏已悉。

辛酉。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昨於本月二十三日。將夷人。近在洋面搶船。及臣定期出省各緣由。恭摺具奏後。即日奉到

批摺。並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此次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接見夷酋。措詞尚為得體。仍

應飭令該員等。作為已意。向其開導。並可探聽該夷動靜等因。
欽此。正在飛飭欽遵辦理間。適據該員董步雲馳稟該夷
連日在洋面搶船。與昨日奏報大略相同。並據探有攜去
勒交銀若干。發給該夷印票小旗。洋面遇見夷人。示以票
旗。即可無事。現在福山城內。人民遷徙者。十之七八。煙臺
地方。僅存老弱殘疾之人。大鋪戶早經歇業。小油鹽店尚
有數家。而在近村莊婦女。全行躲避。聞甯海之戲山。丈登
之威海。商民驚慌。大率類是。前此煙臺口鋪商滋事案內。
撤任之前任之梁島巡檢嚴國初。在彼被夷首傷脅。一日
兩次問話。其門首有夷兵四名。晝夜看守。恐其走脫。十五

日早間。該巡檢遣人前來密告。該夷有託購牛羊各三百隻之說。答以董某早回青州而止。以故該府與委員定順等。不能居住福山。且該夷前有欲遊蓬萊之說。府城亦須設備。遂於十六日趕回登州。與鎮道商辦一切。旋又聞得該夷有無暇往游之說。未知確否。孟酋已到。問嚴巡檢。由此赴天津有大河否。答以不知。其帶來兵。約有千餘人。馬三四百匹。內有極高大者。其高約有五尺。據說是伊本國之馬。餘皆瘦小。似非內地馬匹。破車三十餘架。察看大勢光景。聽其口氣。似於登萊兩府陸路。未必騷擾。俟過暑後。放船至海豐縣屬之大山地方。再行水陸並進。直赴天津。

其所攜船隻。問作何用。據云搭浮橋。裝草料。探其語意。其欲由海豐大山地方起岸之說。甚似確鑿。福山縣之古現縣。奇年城等鄉。均經該縣知縣陳壽元親往。其餘亦令該縣典史莊景賢前往勸導。各以嚴防土匪為名。舉行團練。不令該夷藉口起釁。該夷不畏官兵而畏百姓。如果團練齊心。聲勢聯絡。該夷自然聞風而懼。各等情。具稟前來。臣查該委員董步雲所稟。頗屬有見。惟該夷既有由海豐大山地方起岸。直赴天津之說。其防禦尤為緊要。臣擬將奏請添募之勇。俟齊集後。即以一千名駐此。暗為密防。不使該夷聞知。惟為數較少。且係步隊。誠恐該夷衝突。尚不足

資抵禦。該處已緊接直境。實屬天津門戶。擬密商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就近酌撥馬隊駐紮直隸邊界之鹽山地方。豫備迎截。較為得力。且距大山亦不甚遠。聲勢可以呼應。如或察看仍尚不敷。兵實無可添調。惟有隨時奏請增勇。一面仍遵

諭旨。再飭該委員折回福山。作為己意。向其開導。該處居民既經遷徙。將盡。誠如

聖諭。正可絕其希冀。仍再密諭商民。不與交易。並嚴防裹脅。斷其接濟。至團練事宜。不惟防海為然。已節次欽遵

諭旨。催飭一律妥辦。茲據報福山縣均已舉行。煙臺附近地方現

復遵

查飭再剴切申諭。正在繕摺間。又據報該夷於二十日。有十餘人出營。赴通仲村。海洋莊等處。察看地勢。旋即回營。居民已紛紛搬避。又於十九日。所到火輪船四隻。內有夷人數千名。連前陸續到來。及廣東人。已約共一萬數千人。又搬起小車一百餘輛。連前約共二百五六十輛。馬三百七十八匹。約共八百餘匹。牛一百多隻。約共一百六七十隻。糧食軍械。不計其數。又二十一日。有火輪船一隻。向北大洋駛去。各等情。俟飭探該夷。另有何項動靜。該委員如何折回。開導該夷。果否聽從。再行隨時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文煜奏。續探夷情。欲由大山赴津。請飭由
津酌撥馬隊迎截。並夷人又續到人馬一摺。覽奏均悉。夷人陸
續到煙臺者。約共一萬數千人。破車馬匹。亦復不少。探聞過署
後。放船至海豐縣之大山地方。再行水陸兼進。直赴天津等語。
本日已諭知僧格林沁等。鹽山等處。為海豐赴津必由之路。應
如何派撥馬步官兵。前往該處駐紮。令該大臣等熟籌妥辦矣。
至文煜所擬俟添募之勇齊備後。即以一千名。駐紮該處密防。
所籌雖屬周妥。然募勇不如團練得力。著即行遣派司道大員。
前往相度地勢。擇要布置。以期有備無患。至福山城內。及煙臺
等處地方。民人因該夷滋擾。多有遷移。足見該處百姓。深知大

義該撫惟當聽其自然。以期無拂輿情。不可强行禁止。致令該
民人等為所擄脅。更可訶知內地虛實。昨據玉明奏。該夷輪船
駛入奉天之旅順。羊頭窪等處。登岸搶掠食物。該二處鄉民
聚集二三千人。持械喊逐。該夷驚竄回船。駛出口外。不敢停留。
可見該夷尚有畏懼百姓之心。文煜當於民間接濟食物。私相
交易。嚴切禁止外。仍須將圍練事宜。迅速舉行。使該夷知眾怒
難犯。不敢肆行滋擾。即不必因兵不敷調。另請增勇也。

又

諭文煜奏。近日夷情一摺。據稱該夷日在洋面搶船。本有欲遊蓮
菜之說。近又聞無暇往遊。孟首已到。問巡檢嚴國初。由煙臺赴

天津有大河否。該酋帶來兵千餘人。馬三四百匹。馬高大者約有五尺。礮車三十餘架。聽其口氣似欲於過暑後。放船至海豐縣屬之大山地方。再行水陸並進。直赴天津。所搶船隻。問作何用。據云用搭浮橋。裝草料。請飭僧格林沁。調派馬隊。前赴鹽山扼截。至所到煙臺海口。夷人及廣東人約共一萬數千人。大小車共二百五六十輛。馬共八百餘匹。牛共一百六七十隻。糧食軍械。不計其數等語。夷人於煙臺海口愈聚愈多。並探有欲由海豐水陸赴津之信。實屬居心險詐。現已諭知文煜。派委司道大員。剋日前往該處。籌辦防堵。至鹽山等處。為海豐必由之路。應如何派撥官兵。前往該處。擇要駐紮。以資扼截。即著僧格林

沁等熟籌妥辦。至夷人如果由山東陸路深入。官軍與之接仗。務須步隊在前。隨後以馬隊繼進。藉收抄截之效。馬隊斷不可遠迎。償以馬隊為前敵。恐一挫不可復振。步隊更難為力。並着該大臣等。妥為調派。再昨令僧格林沁等。將備調官兵二千。派出得力大員管帶。與克興阿所帶之京營官兵二千名。分作兩營。一併駐紮青縣。諒已遵照辦理。前諭令樂善帶領馬隊。必須探明該夷。或由山東陸路直奔京師。抑或抄襲大沽後路。該大臣務當相機截剿。勿墮該夷分我兵力之詭計。本日復諭春保。玻崇武。各將備調熱河密雲兵各五百名。並諭慶昫。挑選察哈爾馬隊一千名。一併前往青縣駐紮。均交克興阿管帶。以上各

項兵丁所需口糧。著恆福寬為籌備。於該處附近一帶。另設糧台。以供支放。或即由天津糧臺支放。毋令缺乏。

又

諭前諭常清備調之熱河官兵五百名。著春佑即備齊軍裝器械。飭令派出之員管帶。迅速起程。馳赴直隸青縣地方駐紮。交護軍統領克興阿統帶。

又

諭前諭玻崇武備調之密雲官兵五百名。著即備齊軍裝器械。飭令派出之員管帶。迅速起程。馳赴直隸青縣地方駐紮。交護軍統領克興阿統帶。

又

諭現在天津一帶辦理防堵需用馬隊着慶昫即行挑選精壯馬隊官兵一十名備齊驢壯馬匹及軍裝器械派員管帶迅速起程馳赴直隸青縣地方駐紮交護軍統領克興阿統帶

壬戌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五月十一日奉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西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玉明奏金州海口疊見夷船等因欽此又於十二日奉到四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文煜奏夷人上岸一摺等因欽此臣查夷人劫留商船臣於

未奉

諭旨之先。聞知此事。當諄諭華商與噶斯理諭。據該酋覆稱。向來行軍既入敵境。兵將任意躐躡。事所恆有。我國前既允許不攔漕船。固無攔船之理。如欲攔漕。亦斷不止攔此數船。想是小兵頭因天熱奪船。藉以裝人載物。亦所不定。允為飭查給還。而佛酋則推為不知。亦無給還之語。至佛夷在煙臺張貼偽示。亦是定海故技。茲值該夷尋釁之際。若明諭以撤回夷兵。恐該夷直認不諱。硬踞不還。轉形棘手。至由華商轉告夷商。向該酋等開導。宜在上海先行定議。再為換約。藉以阻其北駛一層。不但屢飭華商諄諄開導。

且恐該首疑臣無息事之權。不肯聽信。隨將前次欽奉諭旨。卽錄數語。以閏三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桂良業經交卸欽差大臣關防等因。欽此。由何桂清照會奕
佛二首。令其相信。期有轉圜。乃該二首接到照會後。仍置
不理。屢經華商勸其與臣等會議。該首等總謂總督只能
管通商事務。不能管國家大事。一味推托。至應議條款。該
華商亦於有意無意間。屢向宣露。但未指實明言。嗣臣拜
署理

欽差大臣之命。卽將欽奉

恩旨恭錄照會奕佛味俄四首。亦僅接味俄二首覆文。而奕佛並

不照覆。是其蓄意決裂。已屬無從向商。今額首噶首到滬。連日察其動靜。惟裝運軍火行李上船。並帶有竹梯。約高一丈五六尺。共六百餘架。推物竹小車。四五百輛。馬一千餘匹。彩畫木刻假夷人二百餘隻。擬以木人衝頭陣。聞數日內。即欲北駛。華商楊坊等。勸其與臣見面。該首答以此來祇知進京。無煩與外省官員相見。又據黃仲會稟稱。曾面晤額首。據云。此來奉國主金權之命。因上年和約未換。須另行籌辦。再三勸導。欲其稍緩行程。堅執不肯。勸其見臣一面。亦不應允。黃仲會以該夷躁悍性成。似非空言所能勸阻。並探聞該首。攜帶喊啞嗎吧。噴禮。先赴山東奉天。

一帶探者。再赴天津用兵等語。而佛酋居心尤為叵測。既欲我賠其兵費。又探其欲攫英之香港故事。利我土地。且兩酋均注意駐京。現探得佛酋孟斗璠業於五月十五日。啟碇赴山東。額爾琿亦即日啟碇前往。惟噶羅尚須稍遲數日啟程。味酋華若翰。俄酋伊格那提業幅。即噶爾馨亦附和同去。臣查該夷等事為一氣。未始不欲議和。然似以赴津議事為榮。而以上海會議為辱。雖經臣設法諭導。力阻北行。無奈夷性難馴。堅執不允。明係恃其兵力已足。思欲妄肆狂制。而佛夷欲戰之念。較英尤為堅決。當此南方既遭蹂躪。北省萬不可再生事端。惟有仰懇

天恩變通辦理。遴派大員。妥為安撫。以期維持大局。

薛煥又奏。馭夷之法。全在順其性而馴之。現在該暎咈二夷。兩國合謀。帶領多兵。盛氣而來。其辦法祇有兩端。一則激厲將士。痛加攻勦。使彼懾我軍威。一則按兵不動。派員會議。使彼不能窺我虛實。皆為勝算。然用兵須操必勝之權。否則不堪設想。議和仍當藉兵威之力。否則無所憑依。茲值我

國家多事之秋。人人皆知以和為貴。而和若稍不審慎。則後患無窮。惟欲盡如我願。審時度勢。亦有力不能到者。臣連日與吳煦。藍蔚雲。並華商鹽運使銜候選道楊坊等密商。

以該首等既不願與外省督撫商辦和局。若不量為變通。恐益滋決裂。惟有姑順其性。以期撫議有成。應請

皇上迅派大學士尚書二員。昇以虛銜重權。作為

欽差大臣。一辦暎國和議。一辦佛國和議。如派大學士。則兩國皆派大學士。如派尚書。則兩國皆派尚書。以免該首等藉口。仍可暗地互為商辦。尤須騰壯氣盛。令彼一見先行心折。自易使之就範。一俟頌嘯二酋到津。先由直隸督臣給二首照會各一件。聲明

大皇帝已簡派某人為大臣。與暎首議事。某員與佛首議事。並妥為接待。不日即可出京。爾等稍待數日。當來此相見。晤商

一切所有該國帶來兵船。應停泊攔江沙外。如議論不協。再行接仗可也。似此聲敘。既不損我。

國體。亦可使彼折服。然與該夷議事之時。必須有熟悉該夷性情者。周旋其間。以期事事得當。即公文字句。每多無謂之忌諱。往往因此小事。遂開大釁。亦當細心斟酌。臣現已派道員用候補知府藍蔚雲。帶同候選知縣黃仲會。及華商一二人。駕坐上海捕盜局火輪船來津。由北塘口上岸。聽候直隸督臣差遣。應請。

皇上飭下直隸督臣恆福。如藍蔚雲等坐捕盜輪船。行抵北塘海口。不必驚疑。即令上岸。聽候差遣。一面臣備文咨會直隸。

督臣交給該員等帶投。以昭憑信。而免舛誤。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薛煥奏。額爾琿噶囉。已到上海。即日北駛。並派員來津。聽候差遣等語。薛煥署理欽差大臣後。即照會。喚佛味俄四首。喚佛並不照覆。額爾琿噶囉。到滬。惟裝運軍火行李上船。並帶有竹梯車馬。木刻假夷人等。數日內。即行北駛。經華商場坊等。勸其與薛煥見面。該首答以祇知進京。不與外省官員相見。額首即日起碇。噶囉尚須稍遲數日。咪俄兩酋亦附和同行。該夷等聯為一氣。決意北駛。薛煥已無從勸阻。大沽設防嚴密。該夷諒不敢輕入。設或來至攔江沙外游駛。或徑抵北塘。即着恆福。揀派善於詞令之人。詢其來意。如該夷稱欲進京。

換約不肯遽言用兵。或投遞文書。該督亦不必拒絕。可作為己意。告以上年咪夷由北塘進京。互換和約。汝等此來。如願照咪夷辦理。不帶兵船。少帶從人。照會前來。亦可代為轉奏。大皇帝撫御各國。一視同仁。允汝等進京。亦未可定。如該夷即言用武。該督一面迅速具奏。一面派委委員。仍作為己意。詳細開導。總以去歲暎國先行起釁。佛國並未幫助。大皇帝仍格外施恩。尚准其減輸船鈔。足見中國不為不寬大。今汝等必欲用武。不但與兩國兵民有損。且與通商貿易之處。更屬無益。以此為詞。或可稍有轉機。如此曉諭。看其如何回覆。奏明請旨。固不可露先往說和之意。亦應因勢利導。不可失此機會。薛煥現派候補知

府蓋尉雲帶同候選知縣黃仲奮及華商一二人坐捕盜輪船前來北塘聽候差委到時不必驚疑即令上岸交恆福差遣至夷性詭譎或藉換約為名窺探虛實或俄味兩國先來從中說合故作緩兵之計令我猝不及防遽肆猖獗亦不可不嚴為防範仍著僧格林沁等倍加慎重不可墮其奸計雖僧格林沁責在防剿然撫局亦當暗為幫同恆福妥為辦理是為至要原摺鈔給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三